



新刊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之三

令尹子文

老泉曰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置上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物小耶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以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子玉用兵

東坡曰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士益辨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无体少與之兵或能戒惧而不敗耶
屈建不薦姜

東坡曰屈到嗜姜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我必以姜及祥宗老將為姜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以休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体有齊三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姜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

夫死生之際聖人之所嚴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孝体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為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上楚国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心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大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体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會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言

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爾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養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而童子順禮之末易養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栾懷子曰主或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太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臣則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子西

穎濱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上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上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葉公

穎濱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夫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敏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未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幸矣

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田禮欤傳曰葉公好龍室羣龍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还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為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讓國

東坡曰遜國盛德之事也然非其人鮮不為亂宋宣公捨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相賊子曾之失國皆存其失而取其名上實存亂之所由起也泰伯斷髮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名實俱亡亂何自生哉非孔子孰能知其為至德乎顏瀆曰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无得而稱為子瞻曰大伯斷髮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有讓國之失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失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上

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此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禮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乎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欬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札讓國

蕭定曰昔者有吳之吳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吳衰之體異者何哉夫泰伯之讓上以賢也故周有大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吳亡運也故

至之而不可卻終之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盜池斯鹹弊草不能食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所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播入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樞柅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獨孤及曰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域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基

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大史公書而先誠
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
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勾吳也蓋避
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
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
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
子為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具於上替弼機
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
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
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
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

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
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
孰與先寡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
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索已而遺國也
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穎濱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至齊桓晉文皆知
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又
棄而不顧而况於爭乎予高二子之義又欲考其行事而子臧
及國而致事上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挂劍於墓不
以死背其心葬子臧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
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

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也

坡又贊論曰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少讓國聞于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听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劇國廢興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之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之德信于吳人而言行于其國也且師上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然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子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壽來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于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幾三之二古之真人齊一作有化無死

孫武

老泉曰求之而不窮者天下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

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臣未之見也孫武十
三篇兵家率以為師然以臣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
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
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矣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
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
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
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
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
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
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

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死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
馬成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顏善塚而吳服田單譎燕
掘墓而齊奮智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
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
不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
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体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
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
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兵於魯破齊
及人魏又能制秦兵入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
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妄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
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

一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觀一婦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天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匕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匕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樊川亭註孫子曰自古以兵著書到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十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匕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方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註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註解十不釋一此書蓋非曹不能盡註解也予尋魏志

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目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云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註曹之所註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匕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六一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暉註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註者尤多至二十餘家武之

言本於兵也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
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
三家者三家之註綽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
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李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
世言善用兵者稱曹公曹公嘗與晝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
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公每坐計勝敗授
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二有違者兵輒敗此故魏世用兵悉
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註孫子尤略蓋借
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早吳
王闔閭^七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
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

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
是以註者雖多而少當也抑吾友聖俞不然常評武之書曰此
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
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
有次序而註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註凡膠於偏見者皆狃
去博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
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獨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
恭仁厚而明衣冠進趨^七取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大史
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東坡曰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
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

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天兵
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馳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
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率之而所用者之自擇
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也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
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
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
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
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
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宝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
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
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

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
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
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
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
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
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
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
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
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自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
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
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

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死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上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伍子胥

溧陽義女附

柳州論子胥仗劍而死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以言見進則諛者勝國豈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繫於人而又入以致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貪者果狼人也歟

盧元輔胥山銘曰有周行人伍子胥陪吳之恥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瞰鴟華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人為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官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塹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詰言戴后惟人上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詬受賂二十年内越恣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失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鏹之賜竟及其身

荆公曰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拆不

測之楚仇紀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為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怨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人曷可少耶
穎濱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怜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尽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李白曰貞義女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子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說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深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

涉星道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声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无疑之地雖乎哉借如曹娥替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徵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耶过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

事吳

東坡曰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

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不從者使大夫女上於大夫士女上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亦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是以財不匱其所以服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后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股掌中矣

種蠡

昌黎曰范蠡既辭越到齊迺移木文種亦令云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悲夫為之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王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烏樓之勢甲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叱開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列使天下徘徊知越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列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卒吳之後還越之

日汎輕舟游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者之智而无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田叔勾踐之劍也勾踐何过哉予所謂為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東坡曰越既滅吳范蠡以謂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与其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齊其徒屬浮海而行以志遺大夫種曰蜚鳥及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其君而已以吾相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貨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乃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終始用蠡亦非清靜无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穎濱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表紹宮事呂亦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无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听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伎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子胥種蠡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上之李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听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權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東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夫將安往哉百諫不听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戶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上之矣此皆鬼童之見無足論者

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國之興亡

穎濱曰吳以蠻夷爭盟中國陵滅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无大征伐分吳故士以異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無強无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賤國宜矣昔楚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吳灵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无不然者雖桓温刘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敗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盖不足委也如謝安之賢猶

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十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王伯

溫公曰合天下而君之上謂王上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一公處乎外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威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或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為畎為澮為谷為谿為川為瀆君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荆公曰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以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

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降焉可也文公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万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入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

孰與之哉

五伯

穎濱曰五伯桓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報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外犯曰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

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
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
虐邾鄆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霸者之名而
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假諸侯楚莊王克陳入鄭得
而不取皆有霸者之風矣然穆公听犯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
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
夏以終成霸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
王不听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
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
公楚靈王之所為莊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霸乎於乎此二君
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

桓文譎正

東坡曰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夷孔子曰正
而不譎陽之時師傳蓋云尔以此推之晉文公譎而不正蓋納
辰嬴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
不譎以為桓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
雖辭辰嬴不害其反國縱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
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為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

楚吳越

穎濱曰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
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

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不荆而已
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人使越椒來聘自是遂與諸
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餘因春秋
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成敗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
人矣而無禮義以自持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
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璽故勾踐之後固
陋而無子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
與戰國相終始曰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輕也哉

齊魯

樂天曰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
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
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嘆曰夫
平易近人也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
効明矣

穎濱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
謂敬也不敬則確_上則易_上則民慢言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
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
居敬而行簡者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
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詳也

管蔡齊楚曹宋

穎濱曰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信者以
力以德服人凡有智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

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霸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夫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春秋諸小國

潁濱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匡上之鄭立於晉楚之間敬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交曹滕其先亡乎禍而無禮鄭先衛

亡偏而無法作立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無法則不能安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仆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又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有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然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成獻公合諸侯之禮云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鄭子鄭至徵矣而其先王之遺文遺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焉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別悲夫

春秋無賢臣

孫邵曰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一之下臣為陪臣，上上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強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過，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孤恩，遂使姬周削弱，杞虢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殷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

慮後世不乃惧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乱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衆士大夫，多孫之，遂聞駸駸駸，駸駸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誰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孰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見云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范文正公曰：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上不息，何嘗無賢乎？當周之微。

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與霸
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

三不欺

呂溫曰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鄒也人不
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取欺之此皆為政不同上歸子理作
事之稱首胎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
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
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遺
黎渙禽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
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
則下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
以明察如鏡同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
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
柔威克厥愛摧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止是
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
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
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也
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
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
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日二
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

八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字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
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迹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人德大
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
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荆公曰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仁察則下不能欺君
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
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
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
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
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
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投人烹之

然則察之使其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
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
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
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
之時北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
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
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
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
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皆能以治者蓋足
以治小具而高乱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必用哉
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

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仁以治乎
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
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
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
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夫子之道

程浩曰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
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
等管測景以及圭瓶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
大不能亡其險備哉天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

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
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
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
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
窮夫子之道久而弥芳遠而弥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者於
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流而王乎哉

李觀謁夫子廟文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
合明乃聖乃神煥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
以不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
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入地神
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當焉斯歎

也其惟來季乎其惟乞灵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決於明
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心也斯
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灵者乎於是再拜而
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天子得
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言曰內實討論烝匕小
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
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匕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
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又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
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禹代堯必後舜而
先夫子主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
之代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

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天子產實陪臣沒乃王爵
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益在德惟
德有聖有逆惟有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欤鳳
鳥不全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
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
訖無間然小子仲匕慄匕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杜牧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匕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
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誣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
之曰徒能乱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被商鞅者能耕能
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匕言不
用也自董仲舒刻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迂似需匕之為九

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土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關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悔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倘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聞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

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揚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

常仲孺曰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土萬物天地之大下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

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凡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躰至道也軒轅氏推筭而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辨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彞訓將與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溯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

平苟或失常滔上淫源德滋非西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刑於國而達於家方樂和而百禮成郁上洋上與日月而終矣其辭曰昭上五星玄文之經浩上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道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瀕洞無跡考于一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上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万国二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季邕曰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百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運禍則黃帝與聖上群龍推

下濟以君廟食列郡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
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不與而
為大者也

昌黎曰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声不入於耳其餘
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與於叔孫奔走於齊
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
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云云自文王
沒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
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
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穎濱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

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
欲以道相紹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
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欤曰然曰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
言而子貢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
也不惑則為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為忠恕知門人之不足告
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上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和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

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
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

郴州曰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圓以
遂孔子於鄉黨恂々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
齊疾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季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
為耳矣

夫子賢於堯舜

荆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
為稱德之極神之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

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尊之於上帝莫
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
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
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
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
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孝
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
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
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

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一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孔子從先進

東坡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臣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使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繫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成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言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言而後合

甚矣夫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
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曰高論
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
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
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
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
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必賤為者知其始於少
賤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也其諸侯卿
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
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
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也其進不正
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矣君子之得其君也
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
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言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二人者能有罪為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
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
君亦然苟用是人也則先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
其曰姑用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
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

是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榜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孔子下

歷聘

荆公

盛均

穎濱

荆公曰古之人僕也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孝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也亂而適齊也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也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廢乎其猶有礼耳於是之衛也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

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也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盛均論曰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事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權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觸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季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為宗資也且去國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糶糶於陳

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一觀夏道則之祀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一聘哉
顏濱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宜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資君臣也盤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欤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彤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姬不建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独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季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欤

孔子見陽貨 見南子 公山不狃佛彤召

顏濱曰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矚其亡也而饋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與孔子三言孔子荅之無遺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之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者孔子之

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與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
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也

東坡曰孔子之事可疑者三公山不狃佛盼之召南子之見此
三者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達節聖人之於元惡大熟
皆許其悔過無絕法也二子叛臣而孔子欲從之二子聞之必
曰孔子不吾絕也吾猶得為君子也雖不能為君子其為惡必
有齊量矣雖然示欲往而卒不往示欲往者權也卒不往者正
也設網以取魚不可使魚知其為網也設權以來小人不可使
小人知其為權也故孔子於公山不狃佛盼之事皆未嘗正言
之言其必不然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吾豈匏
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使叛臣為東周而自北於匏瓜此豈誠

然哉雖至愚知其不然也至於南子之事亦猶是也而弟子之
疑甚不可以不一出故孔子矢之匕者正言之謂也著此之
為正言以明昔者之非正言也曰子之於人也無所不受子之
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棄也子之所不受則
人自棄匕則天棄之此子之所以不敢輕絕於人也又
論公山弗擾召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
其意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
已佛盼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
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又論佛盼召曰雖有君子不入之言亦有不磷不緇之說或
一道也子路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二者率非也孔子之意則

有在矣

荆公論見南子背蒲盟曰孔子見南子為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為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孔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不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志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柰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為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以適衛也

子西晏嬰毀孔子

溫公論史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溫公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又論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溫公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反於是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

厄陳蔡

范文正公曰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漫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以其說坎

險也。兌說也。其惟君子乎。能困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曾子固曰。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方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美之。為

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遁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微。用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為厄乎。

王元之。厄臺銘曰。天地厄於晦。暝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且稟日月之靈粹。得無有于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師夫子。存于陳。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卵危。魯道糜潰。仁義路絕。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蠟芒而起。壞禮樂于糟粕。視詩言于芻狗。孩介王室。糞壤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有衣絰掖而冠。

章甫者鮮不投戟而刺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
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壞嫉四維而不張剗道德而船航
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斷禮法為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
程其力不顧其世聚三千之徒聘七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
範然佩蘭于鮑肆孰聞其熏施法於亂主孰聞其正斯謂天柱
將傾折建一指而扶之艱哉為力乎故教不用于哀定位不崇
于季孟遜辭于陽貨見忌于子西至於樹迹亦必削而代之況
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邪卒致矣厭聖道絕糧于陳顏冉之徒
餒目相視我先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
蓋聖人為入也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已也但欲綴皇綱之絕
緒闢帝道為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憲與被王澤浸于生

民苟道至于是雖不食而死固無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
膏粱之祿陪臣竊鍾鼎之食但詭辭婉貌取之如拾芥豈獨區
區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茲
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德者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乎
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顯于生前而顯于沒後何則祖述憲章
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為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
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饗廟食得非顯乎沒後耶與夫
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遠哉銘曰僭祿尸位沒則絕祀所謂伊人
莫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沒則垂世所謂伊人
箕山之士夫子求諸可謂仁乎巍上聖人生而道遠下歷物求合
絕糧於陳箕山之士可齊其仁莫敖之鬼且非其倫下厭食不匱

祀典惟新我來舊國荒臺磷_七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祭祀夫子

昌黎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効歟

六一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享官公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固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享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享校廢久矣享者不知所師則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曰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享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享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享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苟卿子曰仲尼聖人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

幸不時而沒特以孝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本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謂吉凶鄉村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弊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不多能習至其臨事率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孝莫肯盡心焉

有若似孔子

顏濱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一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一而之喆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欵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顏濱曰惟夫生於乱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
之高弟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
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
嘗為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為費宰閔
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
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欤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
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途即之泮瀾不知其深其舟
若弊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覆風濤而不值獨蛟蜃而
不攝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
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
有救之譬若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而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
恃也諸子之汲^上而忘返蓋亦有漏舟而將誠焉則亦隨其力
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以為不
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孝柳下惠者未有若魯
之男子而吾於三子亦六衆曰然退而書之

范文正公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
宰或為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
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人窮與達
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晚賤貧逐貴尚弗奪
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教以遠求行其

欲得與失其所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

顏淵

荆公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為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為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

也管仲功施天

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孝問其餘則未是好孝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為也所求於人

者薄所以取人者蓋辨是與非者無所為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孝則好孝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為於論人而非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顏濱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回之好孝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孝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賢者失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

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欤此孔子所以獨稱其
好孝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
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也
又曰予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
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閔擊拆尚可以自養
而不害於孝何至困辱貧窘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未益之
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
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
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孝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世利
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叔
其寔從容自得不知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况其下者
乎故其為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變雖南面王樂不能加之蓋
非有德不能任也予方區區欲磨洗濁汗瞻聖賢之藹一自視
缺然而欲廢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
高為魯司寇下為委吏乘田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蓋達者之事
而非孝者之所望也

東坡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
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
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
色於蜂螫孰知簞食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蒸民為之鼻口舌者可
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關而不可

返跬步商受脩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在耶然其
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呂黎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
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卒不
言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
根中庸之正德苟矣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準不善
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
者非謂發於心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
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
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惟自明誠謂之教
自誠明者不勉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